

丽莎的哀怨

LI SHA DE AI YUAN

蒋光慈





2 034 0193 3

丽莎的哀怨

蒋光慈 著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八七年·北京

装帧设计：朱毅 天蓝

丽莎的哀怨

Lisha De Aiyuan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〈北京朝内大街166号〉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

字数 145,000 开本 787×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8 插页 2

1987年11月北京第1版 1987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
印数 00,001—19,80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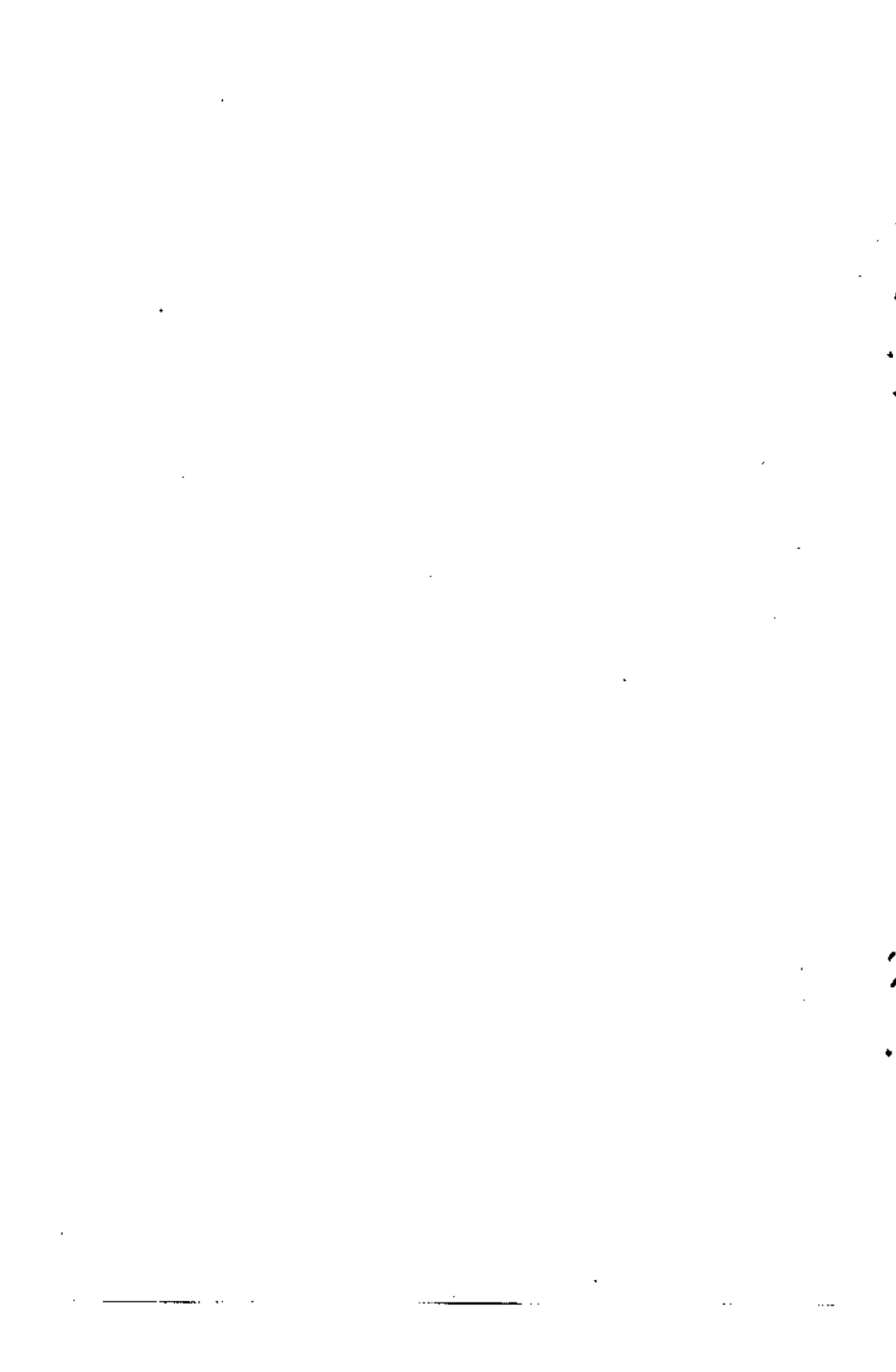
ISBN 7-02-000032-0/I·33

书号 10019·4168 定价 1.50 元

目 录

丽莎的哀怨.....	1
冲出云围的月亮	97

丽莎的哀怨



—

医生说我病了，我有了很深的梅毒……

上帝呵，丽莎的结局是这样！丽莎已经到了末路，没有再生活下去的可能了。还有什么再生活下去的趣味呢？就让这样结局了罢！就让这样……我没有再挣扎于人世的必要了。

曾记得十年以前，不，当我在上海还没有沦落到这种下贱的地位的时候，我是如何鄙弃那些不贞洁的女人，那些把自己的宝重的，神圣的，纯洁的肉体，让任何一个男子去玷污的卖淫妇。她们为着一点儿金钱，一点儿不足轻重的面包，就毫无羞耻地将自己的肉体卖了，那是何等下贱，何等卑鄙的事情！

曾记得那时我也就很少听见关于这种罪恶的病的事情，我从没想及这方面来，我更没想及我将来会得着这种最羞辱的病。那时如果我晓得哪一个人有了这种罪恶的病，那我将要如何地鄙弃他，如何地憎恨他，以他为罪恶的结晶。我将不愿正视他一眼，不愿提到他的那会玷污了人的口舌的名字。

但是，现在我病了，医生说我有了很深的梅毒……上帝

呵，这就是丽莎的结局吗？丽莎不是一个曾被人尊敬过的贵重的女子吗？丽莎不是一个团长的夫人吗？丽莎不是曾做过俄罗斯的贵族妇女中一朵娇艳的白花吗？那令人欣羡的白花吗？但是现在丽莎是一个卖淫妇了，而且现在有了很深的梅毒……丽莎的结局如那千百个被人鄙弃的卖淫妇的结局一样。世界上的事情，真是如白云苍狗一般，谁个也不能预料。当我还没失去贵族的尊严的时候，当我奢华地，矜持地，过着团长夫人的生活的时候，我决没料到会有今日这种不幸的羞辱的结局。真的，我绝对没有涉想到这一层的机会，我只把我当做天生的骄子，只以为美妙的，富丽的，平静的生活是有永远性的，是不会变更的。但是俄罗斯起了革命，野蛮的波尔雪委克得了政权，打破了我的美梦，把一切养尊处优的贵族们都驱逐到国外来，过着流浪的生活……

现在我明白了。生活是会变动的，世界上没有一成不变的真理。我自身就是一个最确当的例证：昔日的贵重的丽莎，而今是被人鄙弃的舞女，而且害了最罪恶的，最羞辱的病。这是谁个的过错呢？是玷污了我的那些男人的过错吗？是因为我的命运的乖舛吗？是野蛮的波尔雪委克的过错吗？唉，波尔雪委克！可恶的波尔雪委克！若不是你们捣乱，贵重的丽莎是永远不会沦落到这种不幸的地步的啊。

我们，我同我的丈夫白根，离开俄罗斯已经十年了。在这些年头之中，我们，全俄罗斯的外侨，从祖国逃亡出来的人们，总都是希望着神圣的俄罗斯能从野蛮的波尔雪委克

的手里解放出来。我们总是期待着那美妙的一天，那我们能回转俄罗斯去的一天。我们总以为波尔雪委克的政权是不会在神圣的俄罗斯保持下去的，因为聪明的然而又是很浑厚的俄罗斯人民不需要它。它不过是历史的偶然，不过是一时的现象，绝对没永久存在的根据。难道说这些野蛮的波尔雪委克，无知识的黑虫，能有统治伟大的俄罗斯的能力吗？俄罗斯应当光荣起来，应当进展起来，然而这是优秀的俄罗斯的爱好的事业，不应当落在无理性的黑虫的手里。

我也是这样想着，期待着，期待着终于能回到俄罗斯去，重新过着那美妙的生活。我曾相信俄罗斯的波尔雪委克终有失败的一天……

但是我们离开俄罗斯已经十年了。我们时时期望着波尔雪委克的失败，然而波尔雪委克的政权却日见巩固起来。我们时时希望着重新回到俄罗斯去，温着那过去的俄罗斯的美梦，然而那美梦却愈离开我们愈远，或许永无复现的时候。我们眼看着波尔雪委克的俄罗斯日见生长起来，似乎野蛮的波尔雪委克不但能统治伟大的俄罗斯，而且能为俄罗斯创造出历史上的光荣，那不为我们所需要的光荣。

这是什么一回事呢？这难道说是历史的错误吗？难道说俄罗斯除开我们这些优秀分子，能够进展下去吗？这是历史的奇迹罢？……

我们，这些爱护神圣的俄罗斯的人们，自从波尔雪委克取得了俄罗斯的统治权以后，以为俄罗斯是灭亡了，我们应当将祖国从野蛮人的手里拯救出来。波尔雪委克是俄罗斯

的敌人，波尔雪委克是破坏俄罗斯文化的刽子手。谁个能在俄罗斯的国土内将波尔雪委克消灭掉，那他就是俄罗斯人民的福星。

于是我们对于任何一个与波尔雪委克为敌的人，都抱着热烈的希望。我们爱护俄罗斯，我们应当为我们的伟大的亲爱的祖国而战。但是我们的希望结果都沉没在失望的海里，幻成一现的波花，接着便消逝了，不可挽回地消逝了。我们希望田尼庚将军，但是他被波尔雪委克歼灭了。我们希望哥恰克将军，但是他的结局如田尼庚的一样。我们并且希望过土匪头儿谢米诺夫，但是他也同我们其他的侨民一样，过着逃亡的生活。我们也希望过协约国的武力干涉，但是十四国的军队，终没将野蛮的波尔雪委克扑灭。这是天命吗？这是上帝的意旨吗？上帝的意旨令那不信神的邪徒波尔雪委克得到胜利吗？……思想起来，真是令人难以索解呵。就是到现在，就是到现在我对于一切都绝望了的时候，我还是不明白这是一回什么事。也许我明白了……但是上帝呵，我不愿意明白！我不愿意明白！明白那波尔雪委克，将我们驱逐出俄罗斯来的恶徒，是新俄罗斯的创造主，是新生活的建设者，那真是很痛苦的事情呵。如果我们明白了波尔雪委克胜利的原因，那我们就不能再诅咒波尔雪委克了……但是我沦落到这样不幸的，下贱的，羞辱的地步，这都是波尔雪委克赐给我的，我怎么能够不诅咒他们呢。

但是徒诅咒是没有益处的。我们，俄罗斯的逃亡在外

的侨民，诅咒尽管诅咒，波尔雪委克还是逐日地强盛着。似乎我们对于他们的诅咒，反成了对于他们的祝词。我们愈希望将俄罗斯拯救出来，而俄罗斯愈离开我们愈远，愈不需要我们，我们的死亡痛苦于俄罗斯没有什么关系，俄罗斯简直不理我们了。天哪，我们还能名自己为俄罗斯的爱护者吗？俄罗斯已经不需要我们了，我们还有爱护她的资格吗？

现在我确确实实地明白了。俄罗斯并没有灭亡，灭亡的是我们这些自称为俄罗斯的爱护者。如果说俄罗斯是灭亡了，那只是帝制的俄罗斯灭亡了，那只是地主的，贵族的，特权阶级的俄罗斯灭亡了，新的，苏维埃的，波尔雪委克的俄罗斯在生长着，违反我们的意志在生长着。我们爱护的是旧的俄罗斯，但是它已经死去了，永远地死去了。我们真正地爱护它？不，我们爱护的并不是什么祖国，而是在旧俄罗斯的制度下，那一些我们的福利，那一些白的花，温柔的暖室，丰盛的筵席，贵重的财物……是的，我们爱护的是这些东西。但是旧的俄罗斯已经灭亡了，新的俄罗斯大概是不会被我们推翻的，我们还爱护什么呢？我们同旧的俄罗斯一块儿死去，新的俄罗斯是不需要我们的了，我们没有被它需要的资格……

现在我确确实实地明白了一切。我的明白就是我的绝望。我已经不能再回到俄罗斯去了。十数年来流浪的生活，颠连困苦，还没有把我的生命葬送掉，那只是因为我还存着一线的希望，希望着波尔雪委克失败，我们重新回到俄罗斯去，过着那旧时的美妙的生活。呵，我的祖国，我的伏

尔加河，我的美丽的高加索，我的庄严的彼得格勒，我的……我是如何地想念它们！我是如何地渴望着再扑倒在它们的怀抱里！但是现在一切都完结了，永远地完结了。我既不能回到俄罗斯去，而这上海，这给了我无限羞辱和无限痛苦的上海，我实在不能再忍受下去了，我一定要离开它，迅速地离开它……唉，完结了，一切都完结了。

据医生说，我的病并不是不可以医治的，而且他可以把它医治好。他劝我不必害怕……天哪！我现在害怕什么呢？当我对于一切都绝望了的时候，我还害怕什么呢？不，多谢你医生的好意！我的病不必医治了，我不如趁此机会静悄悄地死去。我已经生活够了。我知道生活不能再给我一些什么幸福，所以我也就不再希望，不再要求什么了。那在万人面前赤身露体的跳舞，那英国水兵的野蛮的拥抱……以及我天天看见我的丈夫的那种又可怜，又可耻，又可笑，又可恨的面貌，这一切都把我作践够了，我还有什么生活下去的兴趣呢？如果一个人还抱着希望，还知道或者还相信自己有光明的将来，那他就是忍受灾难折磨，都是无妨的。但是我现在是绝望了，我的将来只是黑暗，只是空虚。只是羞辱，只是痛苦。我知道这个，我相信这个，我还有力量生活下去吗？我没有生活下去的勇气了。

别了，我的祖国，我的俄罗斯！别了，我的美丽的伏尔加的景物！别了，我的金色的充满着罗曼谛克的高加索！别了，我的亲爱的彼得格勒！别了，一切都永别了……

革命如六月里的暴风雨一般，来的时候是那样地迅速，那样地突然，那样地震动。那时我仿佛正在温和的暖室里，为美妙的梦所陶醉，为温柔的幻想所浸润，心神是异常地平静……忽然乌云布满了天空，咯咯嚓嚓轰轰洞洞响动了令人震聩的霹雳，接着便起了狂风暴雨，掀动了屋宇，屋宇终于倒塌了。我眼看着我的暖室被暴风雨摧毁了，所有暖室中美丽的装置：娇艳的白花，精致的梳妆台，雪白的床铺，以及我爱读的有趣的小金色书，天鹅绒封面的美丽的画册……一切，一切都被卷入到黑黯黯的，不可知的黑海里去了。我的神经失了作用，我陷入于昏聩迷茫的状态。我简直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，我一点儿都不明白。后来等到我明白了之后，我想极力抵抗这残酷的暴风雨，想极力挽回我所失去的一切，但是已经迟了，迟了，永远不可挽回了。

当革命未发生以前，我也曾读过关于革命的书，也曾听过许多关于革命的故事。虽然我不能想象到革命的面目到底象一个什么样子，但我也时常想道：革命也许是很可怕的东西，革命也许就是把皇帝推倒……也许革命是美妙的东西，也许革命的时候是很有趣味，是很热闹……但是我从未想到革命原来是这样残酷，会摧毁了我的暖室，打折了我的心爱的娇艳的白花。革命破灭了我的一切的美梦，革命葬送

了我的金色的幸福。天哪！我是如何地惊愕，如何地恐惧，如何地战栗。当那革命在彼得格勒爆发的时候……

那时我与白根结婚刚刚过了一个月。前敌虽然同德国人打仗，虽然时闻着不利的恐怖的消息，但是我那时是过着蜜月的生活，我每天只是陶醉在温柔的幸福梦里，没有闲心问及这些政治上和军事上的事情。我只感谢上帝的保佑，白根还留在彼得格勒的军官团里服务，没有被派到前线去。那时白根是那样地英俊，是那样地可爱，是那样地充满了我的灵魂。上帝给了我这样大的，令我十分满足的，神圣的幸福。我真是再幸福没有的人了。

真的，我那时是终日地浸润在幸福的海里。白根是那样英俊的，风采奕奕的少年军官，他的形象就证明他有无限的光荣的将来。又加之我的父亲是个有名的，为皇帝所信用的将军，他一定是可以将白根提拔起来的。也许皇帝一见了白根的风采，就会特加宠爱的。我那时想道，俄罗斯有了这样的少年军官，这简直是俄罗斯的光荣呵。我那时是何等地满足，何等地骄傲！我想在全世界的女人们面前，至少在彼得格勒所有的女人们面前，高声地喊道：“你们看看我的白根罢，我的亲爱的白根罢。他是俄罗斯的光荣，他是我的丈夫呵！……”

我总是这样地幻想着：如果白根将来做了外交官，——他真是一个有威仪的，漂亮的外交官呵！——或者简直就做了俄罗斯帝国驻巴黎的公使，那时我将是如何地荣耀！在那繁华的整个的巴黎面前，我将显出我的尊贵，我的不可比

拟的富丽。若在夏天的时候，我穿着精致的白衣，我要使得那些巴黎人把我当做白衣的仙女。如果我同亲爱的白根，我的这样令人注目的漂亮的外交官，坐着光彩夺目的汽车，在巴黎城中兜风，我要令那些巴黎的女人们羡慕了眼睛。

我们于假期可以到清雅的瑞士，优美的意大利等等有诗趣的国度里去漫游。我不想到伦敦去，也不想到纽约去，听说那里有的只是喧嚷和煤气而已，令人发生俗恶的不愉快的感觉。我最倾心于那金色的意大利，听说那里的景物是异常地优美，娟秀，令人神往。

在俄罗斯的国境内，我们将在高加索和伏尔加的河岸上，建筑两所清雅的别墅。在秋冬的时候，我们可以住在高加索，在那里玩山弄水，听那土人的朴直的音乐，看那土人的原始的然而又美丽的舞蹈。那该多么是富于诗趣的生活呵！在春夏的时候，我们可以住在伏尔加的河岸上，听那舟子的歌声，看那冰清玉澈的夜月。那里的景物是如何地荡人心魂，如何地温柔曼妙。河冰潺潺而不急流，风帆往来如画。呵，好美妙的天然！……

我同白根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。我曾相信白根永远地爱着我，我也永远地爱着白根。如果世界上有圆满的生活，那我同白根所过的生活，恐怕要算是最圆满的了。呵，想起来我在那与白根初结婚的蜜月里，我的生活是如何地甜蜜，我的心神是如何地愉快，我的幻想是如何地令我感觉着幸福的温柔！如果我此生有过最幸福的日子的时候，那恐怕就是这个简短的时期了。

不料好梦难常，风波易起！忽然……暖室的好梦打破了，娇艳的白花被摧折了……随着便消灭了巴黎的风光，高加索和伏尔加的别墅，以及对于漫游意大利的诗意。忽然一切都消灭了，消灭了帝国的俄罗斯，消灭了我的尊优的生活，消灭了一切对于美妙的幻想。是的，一切都消灭了……

有一天……那是春阳初露的一天。从我们的崇高的楼窗看去，温暖而慈和的阳光抚慰着整个的洁白的雪城。初春的阳光并不严厉，放射在洁白的雪上，那只是一种抚慰而已，并不足以融解它。大地满布着新鲜的春意，若将窗扉展开，那料峭的，然而又并不十分刺骨的风，会从那城外的郊野里，送来一种能令人感觉着愉快的，轻松的，新鲜的春的气味。

午后无事，我拿起一本金色的诗集，躺在柔软的沙发上翻读。这诗集里所选的是普希金，列尔茫托夫，歌德，海涅……等等的情诗，一些令人心神迷醉的情诗。读着这些情诗，我更会感觉到我与白根的相爱，是如何地美妙，是如何地神秘而不可思议。在蜜月的生活中，我是应当读这些情诗的呵。我一边读着，一边幻想着。虽然白根不在我的面前，但是我感觉到他如何热烈地吻我，如何紧紧地拥抱我……他的爱情的热火把我的全身的血液都烧得沸腾起来了。我的一颗心很愉快地微微地跳动起来了。我的神魂荡漾在无涯际的幸福的海里。

忽然……

白根喘着气跑进来了。他惨白着面孔，惊慌地，上气接

不着下气地，断续地说道：

“丽莎……不好了……完了！前线的兵士叛变了。革命党在彼得格勒造了反……圣上逃跑了……工人们已经把彼得格勒拿到手里……完了，完了！……”

好一个巨大的晴天的霹雳！一霎时欢欣变成了恐惧。我的一颗心要炸开起来了。我觉得巨大的灾祸，那可怕的，不可阻止的灾祸，已经临到头上来了。这时我当然还不明白革命到底是一回什么事，但是我在白根的神情上，我明白了最可怕的事情。

“他们只是要把圣上推翻罢？……”我惊颤地说了这末一句。

“不，他们不但要把圣上推翻，而且还要求别的东西，他们要求面包，要求土地……要求把我们这些贵族统统都推翻掉……”

“天哪！他们疯了吗？……现在怎么办呢？待死吗？”

我一下扑到白根的怀里，战栗着哭泣起来了。我紧紧地抱白根，似乎我抱着的不是白根，而是那一种什么已经没落了的，永远不可挽回的东西。接着我们便听见街上的轰动，稀疏的枪声……完了，一切都完了！

父亲在前线上，不知道是死还是活，后来当然被乱兵打死了。母亲住在家乡里，住在伏尔加的河畔，从她那里也得不到什么消息。我只得和白根商量逃跑的计策，逃跑到亚洲的西伯利亚去，那里有我们的亲戚。好在这第一次革命，野蛮的波尔雪委克还未得着政权，我们终于能从恐怖的包围